

經世文續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百十三目錄

洋務十三 商務一

互市檔案 中西紀事

漏卮本末 節錄中西紀

白門原約二則 中西紀事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三

上海萬士潯子源輯

洋務十三 前卷一

互市檔案 中西紀事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鄭氏臺灣平}越二年疆臣開海禁報可於是設權關四在於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甯波府江南之雲臺山時荷蘭以助攻鄭氏有功首請通市大西洋素稱饒沃又其人勤於貿易多操海舶爲生涯自荷蘭得請則明以前之未通中國者皆爭趨之英吉利者大西洋之強國也自明以來拓地漸廣開通市埠及於東南洋當康熙之初卽謀通商於澳門以海禁未開而止九年鄭成功之子經方踞臺灣英商來往於廈門臺灣等處凡數歲鄭滅其稅而羈縻之藉以控制荷蘭未幾耿鄭交兵藩臣內亂朝廷議先定沿海邊界防外洋之助鄭爲患者於是英人以華商交易不便復去之及臺灣隸入大清版圖英人又疑新拓之區稅則必重乃舍閩赴粵東又時來往於浙之舟山甯波等處而其時英吉利之名不著但知其爲紅毛之番族而已五十六年總兵陳昂始奏稱粵東紅毛有英圭黎諸國最爲奸宄蓋其時通市於廣州澳門等處屢以粵關索費太重糾洋商合詞爭之雍正之初又議增

收禮物銀兩乃於七年合詞控於大府得稍稍裁減未幾官吏又增出口之稅於是英人始有移市入浙之志矣初浙之海關設於甯波舟山尚未置縣商船出入甯波往還百數十里水急礁多往往回帆徑去追定海既設監督張聖詔始請移海關於定海部議從之乃於定海城外道頭街之西特建紅毛館一區以爲番舶來往之逆旅自是浙之定海商船日多英商以粵中不便數來往舟山見今昔情形之異乃定計爭之乾隆二十年英舟泊定海港有總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輝請於浙之甯紹台道願在定海納餉許運貨至甯波府閩粵兩督聞之以其利浙稅之輕而致關課之絀也二十二年閩粵總督上言浙關正稅請視粵關則例酌加增一倍部議從之奉 旨洋船向收廣東口由粵海關稽察徵稅浙省甯波不過偶一至今奸牙勾結漁利至甯波者甚多番舶雲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粵之澳門矣今更定章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利而不來以示限制意初不在增稅也未幾部臣復議外洋不准赴浙貿易定制歸併粵東一港每年夏秋之交由虎門入口是時方嚴緝劬綢緞出洋之禁英吉利雖時違制潛赴甯波無所得仍遷新制在粵通市粵中初設洋商通事洋行據爲龍斷之利誅求不已串通官吏規費益增於是英商洪任輝等仍赴浙請在甯波開港而浙撫已奉新令悉毀英商旅靡聞其舟船舶山遂發令驅逐斷其岸上接濟之食物洪任輝憤甚乃由舟山泛海直抵天津仍乞通市甯波並許粵關積年規弊奉 旨詰責飭

將洪任輝由旱道押赴廣東遂於二十四年七月奉 命薈福州將軍以欽差赴粵按驗苛勒有狀將監督家人閹罪又因洪任輝不應違制擅赴天津押往澳門圍禁三年始釋之自此諸番通市粵中奉法惟謹乃事閱三十年弊端復起向之裁改歸公者又增其費而加重焉各洋商皆以爲不便而懲洪任輝之往事未敢訟言英國王雅治乃與其臣下謀議以 純廟八旬萬壽入貢天津乘間言之五十八年英國王遣其使臣馬甘尼一作馬尼由海道赴天津入貢始通中國也時 上以達人嚮慕誠款可嘉特命理藩院導其入覲嗣使臣以其國王表文進仍請在浙開港並通市天津又欲援俄羅斯往例遣人寄住京師 上以甯波天津無通事洋行交易未便且俄羅斯自立恰克圖後久不在京寄寓所請給舟山海島並廣東附近省城地華洋參錯斷不可行因 特頒敕諭前後二道逐款指駁示以中外之防使臣乃不敢言比其返也 上遣重臣伴送由內地經歷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至粵東放洋回國貢舟過甯波請便道市茶絲出洋許之馬甘尼回國國王叩讀 敕諭自知所請與中國體制不符事遂然雖絕意於舟山猶思逞志於澳門又其時英人方與佛蘭西構兵懼其播聞於中國因 敕諭中有許其再來款貢之語乃於六十年復具書幣由粵之大班轉呈粵撫代爲陳 奏並述其昔年曾帶兵船至的密地方助 天朝大將軍蓋福康安征廓爾喀時事也粵撫譯其文以其詞極恭順 上亦優答之然其來往

紹世文經編

澳中既忌葡人又防佛蘭西展轉包藏遂有嘉慶七年十三年之事

澳門者各洋貿易來往之所聚而葡萄牙實主之乾隆間定制並歸粵東暫泊黃埔交市事竣仍回澳門住冬轉向葡人賃屋棲止限滿則驅之歸國又葡人但輪船鈔不似諸番船貨並稅英人自通市於粵設四班公司經理貿易欲得中國一島之地如新嘉坡麻六甲者以爲逆旅其形便無過澳門而爲葡萄牙所先已積不能平又見澳中官吏與之爲援尤陰忌之迨乾隆之末入貢要求請令澳門寄住之洋商得出入自便意欲效葡人事例得以輕賦自立馬頭而未敢訟言上亦陰相制馭故勅諭中但令其循向來澳門貿易之常例而英人窺之不已嘉慶七年英有兵船六泊雞頸洋託言佛蘭西欲侵澳門故遣兵來戍實藉詞窺澳也葡萄牙人覺之乃告於大府飭洋商宣諭令其釋兵回國遂以是年六月去去之日遣人陳謝仍以佛蘭西爲言時粵中大吏以其在澳未久又不煩兵力遂秘之而其事已寢聞於上迨十年英國主復具方物遣使臣附商舶來粵譯其表文則以方與佛蘭西構釁恐其播謠以中國以問我蓋自說其七年之役也是時英商每有貨船輒以兵船防護之又恐中國疑其復有澳門之事值閩粵之間海氛不靖乃託以協剿海盜游弈內洋上見其表文中有欲爲中國效力之語諭新任總督那彥成至粵整飭戎備其護貨之兵船亦令申畫疆界毋使侵踰越三年而澳中聲復起十三年英將有度路

利者

一作圖禮

自安南敗歸以其餘艘抵澳亦聲稱佛蘭西取小呂宋將順道襲澳門葡人知其詐而粵之大

班有喇佛者以七年之役爲澳夷所開挫衄而歸欲以此時兵力咬令度路利占澳門爲補牢計六府聞之卽飭諭洋商傳諭大班令遣兵船回且告曰澳門非葡萄牙所有乃我大清土地也佛焉敢侵軼我且邊寇有警中國自能禦之毋勞戍師致吾民驚擾度路利聞之怒乃率兵登岸占踞市樓澳門之民驚恐罷市時兩廣總督吳熊光粵撫孫玉庭聞變乃援照違抗封艙之案調兵守禦度路利遂率兵船三徑駛入虎門進泊黃埔又自黃埔乘杉船數十艘直抵會城入館寄寓揚言將劫十三洋行以修怨度既下令兵船爭趨之乃有碣石鎮總兵黃飛鵬以師船橫截省河飛礮擊斃西兵一傷者三始懼而退然其踞洋館如故也時大班索還累年商欠又以封艙停市請退所買之茶而償其值虛聲恫喝勢欲益張適英吉利本國有船主來聞封艙之事懟大班曰犯中國而罷市雖得澳門猶石田也先時洋船率以七月抵粵停泊黃埔換貨不過兩月交冬卽回帆去至是泊港外數月貨無起日各商亦怨謗沸騰大班喇佛乃冒於度路利責葡人納賂以番洋六十萬犒師英之兵船始具狀歸誠請照舊通市維時方奉勦辦之諭旨各路官兵雲集者二千六百名而督撫意在弭釁遂許以兵退開艙於是度路利以冬月起旋出洋蓋已有成約也 上以吳熊光辦理遲緩又不親蒞澳門矚示兵威雖開艙在西兵既退之後而許之在

先嚴旨切責旋飭新任督臣馳赴澳門查訪盡得其情因効熊光示弱畏葸狀遂與巡撫孫玉庭俱論罷遣有差是役也英人覬覦濠鏡自謂與天朝無纖芥之嫌而度路利稱兵入省實由封艙激成且其自安南來亦非該國王本意大班喇佛教唆其事聞於英國王遂革大班之職喇佛不敢歸復回粵粵中人以上事銜之驅逐回澳數年以憂死

自公司局之設也大班來粵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惟謹然所以賤削之者無所不至又與關吏因緣爲奸課稅既增則規費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於前者十五年英之大班稟控粵撫謂各洋貿易資本皆自國帑借領不堪虧折請酌量裁減以利遠人粵撫韓樹檄飭布政司核議久之竟寢不行當初行用時每兩奏抽三分以作洋行辛費繼而軍需出其中貢價出其中各商攤還西債亦出其中遂分爲內外用名目於是各洋利薄怨生屢思藉貢輸忱以希恩澤二十一年英國王復遣使臣分入粵東京師其至粵者曰加拉威禮方至粵輒爭謁見儀注以舊制貢使見制府將軍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加拉威禮不可時粵督蔣攸銑方入覲攝事者爲董教增許免拜伏禮僅免冠致敬大府亦離席立受之是時英之正貢使羅爾美副貢使馬禮遜已乘貢舟達天津夏六月上遣大臣戶部尙書和世泰等賜宴使臣於天津有司諭以謝宴時應行跪叩禮不可將入都又告以乾隆二十八年該國使臣入

觀儀注不答時 上在圓明園尙書和世泰等先期導使臣自通州起行一晝夜馳至御園車馬困頓而使臣衣裝輻重皆落後盡惡其不肯循跪叩儀注欲以計尼之時使臣表未齋禮服不備倉皇失措遂以病辭而 睿廟已詰朝御殿傳呼和世泰始以正使病闕復 召見副使又不至 上怒其無禮命卻其貢不納卽日遣理藩院押回通州瀕行仍令援乾隆五十八年例由內地行走是役也使臣失禮實以衣車未至之故 上詢之廷臣始知當日理藩院迎接不如儀乃譴和世泰酌收貢物數事仍頒 敕諭賜其國王珍玩以答達忱驛交粵督蔣攸銘令慰遣之然英使本欲以粵東增規費事入告竟不得達快怏而去大班之在粵也初寓洋行繼則立公局久留粵中已不復循回澳住冬之例道光之初粵城外不戒於火民居多斥爲平陸英商欲廣其公局乃藉修葺爲名以次侵占拓地數里而其地當對河民居渡口居民欲返其故地不得乃控於大府時大學士李鴻賓任兩廣總督實不理粵人謂其受洋商賄乃乘其入 覲之間控於粵撫朱桂楨朱在粵素有威望洋商憚之聞控震怒立鎖鑰通事下獄洋行懼誤開輪事跪求免究乃親督拆毀平之英商之筴賭者果以八事入稟要挾停止開輪相持者半年仍以孟加刺新到之船主居間調停事遂解此道光七八年間事也初洋商在粵通市定制不得攜帶家屬自大班公司之設出入自便遂於八年秋有大班某挈一洋婦寄寓粵城而其時十三洋行中有東裕行司事謝某

爲置肩輿出入乘坐久之夜郎自大翻不許行人乘轎入館大府廉得之立擊謝某究治瘕死獄中大
班聞其事輒架大礮於洋館外設兵自衛大府慮激變乃進通事蔡剛以理曉諭令撤去兵礮並速遣婦
婦回國於是洋行具稟託以大班患病需人乳爲引俟稍愈當即遣之大府據稟完案不復根追洋婦卒
還留不遣數年之後義律來粵竟以挈眷爲援例之常而邊釁亦因之起矣

義律者英公司散後續到之大班也英人自開港於粵惟公司船許赴粵中貿易此外散商不得擅自出
入著之令甲以二百年爲限其公司大班亦定以三十年一瓜代所有貿易資本悉領自國庫中歲收其
息嗣因公司乾沒庫帑不能償又於十三年後復請展限滿則虧折如故英國主見其黨與日多暖昧
乎不可制亟思設法解散之值道光十年後屈指例限將屆 大清通商二百年之期 攷西人紀載以解
散公司爲十四年

事然律勞卑以是年來粵爲盧制使所逐則解散必在
十年以後十四年以前二百年者亦舉其大數而已 遂乘機裁革前例解散公司之局聽散商各自牟

利英之富商皆以爲便而中國素惡公司橫甚不如散商之易於制取惟十三洋行與公司交通既久狠
狠爲奸反以爲不便乃託言公司散後統領無人因有再著大班來粵之請十四年盧坤調任兩廣總督
奏請 勅令洋商寄信回國仍援前例派公司大班來粵管理貿易英國主得信即遣領事一人名律勞
卑者以是年秋至澳由澳來粵大吏以其未經通報闖入省河慮非其國主所遣 是時有御史奏稱律勞
卑帶領兵船進至黃埔

督臣盧坤調派水師布置嚴密旋即惶恐悔罪請領紅牌出口云云蓋但知其疆遯律勞卑之事而其時大班來粵實出自督臣所請核之十六年義律至粵粵督奏開奏中仍據前次督臣請寄信遣大班來粵之案是此時乃派員押回澳門其十六年繼至者則義律也義律之來英人初議欲在粵中設立審判之疆逐有因也

衙門專理各洋行交涉訟事不管貿易蓋欲仍聽散商自行經理然其時各洋行資本首推英商而義律初至洋行尤謹事之遂以是年冬攜一妻一子來粵名爲約束商人水手不管貿易實則總攝其事諸番之在粵者咸仰其鼻息不敢自樹異同十九年躉船之役義律主之時欽差大臣來粵查辦飭令各洋行將躉船鴉片悉數繳銷首傳義律不至嗣因各洋行稟覆稽延拘其奸商顯地等義律適自澳門回則封艙撤去沙文

沙文即洋商買辦見後

之令已下不得已始遵飭繳銷而悻悻欲圖報復之意不已也義律寄信回

國仍住澳門是年之秋各洋貨船來粵者皆遵諭停泊澳洋聽候中國委員查驗義律首發難端凡英之貨船悉配以兵船聚泊尖沙嘴不聽查驗制府發令驅逐三挫其鋒始駛出老萬山復行文照會索償烟價以爲入粵配茶之需制府見其跋扈一面照覆責其不守臣節一面奏請停止英人貿易是時邊釁方起內外諸臣有請開關封艙並外洋各國一律停止通商上發交粵督議奏林則徐上言罰不及衆必須示以大公今以英人不遵法律輒將恭順之各國一律峻拒未免良莠不分設各國稟問何辜臣等即礙難批示且自英人貿易斷後他國頗欣欣向榮蓋逐利者喜彼絀而此贏懷忿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

控馭之法正可使其相間相睽輪枕內向若概與之絕轉易聯成一氣昔人所謂彼則聚而協以謀我者不可不預爲之防等因素 旨如議然是時如彌利堅港脚等國之貨船雖奉准開艙而英人以兵船攔阻口外不得入二十年冬琦善以欽差赴粵方欲議撫許英人照舊通商而義律遽謀先戰後商遂有大角沙角之師粵撫奏稱自用兵以來關課短絀所到洋艘已不及向來十分之二又被英人攔阻泊在港外守候開艙遙遙無期時 上已授貝子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飭令到粵先查明各國情形果否怨恨英人阻撓生計抑稍有缺望於 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據實陳奏等因 蓋 上意在懷柔遠人更欲使疆臣體察外情如其怨恨有因即可加意招徠供我指臂此近交遠攻之計也然其時各洋人以阻梗牽留輒思各帶兵船與之講論而義律餽以甘言謂撫事已有成議因之各洋人急欲開艙反爲英人作說客而大府不悟也二十一年二月英人闖入虎門攻破烏涌卡座時則港外之彌利堅佛蘭西及港脚等國貨船共四十餘艘銜尾而進於是彌利堅佛人首請開艙復陳明義律悔罪不敢別有要求但求與各國一體通商無不同聲欣感多贊揚芳據以入奏 嚴旨切責而義律果不受撫遂有四月闖入省河之役當義律之請撫也一索烟價一欲得香港馬頭琿相以事關割地倖許之而未敢入奏然英人自謀奪據鏡不得屢思於附近粵東省城乞一島一地以爲定居蓋早有窺香

潘志矣迫聞相國許其入奏始則稱兵以要之繼則請繳還浙之定海及獻出二角礮臺以易之相國方欲請 旨定奪而英人已在香港出示起造房屋馬頭視爲已有未幾將軍叅贊至粵遂以六百萬及香港一島爲城下之盟而義律之狡焉以逞遂於澳東始終之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則公司之再設也粵東罷兵義律遂回英國不復來其稱兵於閩浙江蘇以要通商之各海口者曰濮鼎查曰郭士利連兵二載擾及三省由海入江而白門之撫議再起二十二年秋英人泊下關將攻江甯欽使制府聯銜請撫首定五口通商之約五口者粵之廣州閩之福州廈門浙之寧波江蘇之上海也初英人以粵東關稅之重屢請在浙開艚然其本意亦祇欲在舟山建立馬頭運貨至甯波不敢遽希腹內地也二十年英將伯麥占踞定海卽欲在定海通商時浙撫劉韻珂方蒞任臚陳八弊請 飭諭粵東欽差大臣計出萬全慎重妥辦必不可准英人在定海通商然自粵東再犯已踞定海爲老巢遂將城垣拆毀建造洋樓綿亘數里挈眷居住見浙撫劉白門三帥函中自謂足償其夙願不復他求一旦逞志犯江挾兵要撫遂萌得步進步之念況得甯波而踞之則定海一香港也上海則吳淞爲之屏障築海塘高岸以蔽之一旦入甯山郭扼之黃浦之口浸浸乎堂奧矣閩港之請 上以福州關係省會飭換令給泉州而濮馬等馬卽馬利遜見後堅持前約三帥不敢與之爭遂定議當粵東初開艚時定制洋商換貨之後請領牌回至澳門住冬不可逗留在省挈

營寄居亦不得於城內設立貨棧及洋商擅自入城迫白門之役漢馬等意在弛禁遂於約內載明五口
通商口岸正副領事官管理貿易皆得挈眷居住又海口賃屋買地以及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之類悉
聽其便領事官遇有相商事件隨時往來悉聽入城與地方官衙署相見大府但以通商二字完案不復
援挈眷入城之舊檔例禁與之詰難自此五口通行悉與澳門香港無異矣是役也彌利堅人不與佛蘭
西亦後至焉續開通商事定相國耆英任兩廣總督赴粵陳請遂悉援英人例許之惟俄羅斯者舊制在
黑龍江設立恰克圖但許其在陸路通市不准由海道入粵迫五口禁開遂以二十七八年間闢入粵東
及江蘇之吳淞口雖疊經督院查明駁回而陽奉陰違率附英彌海船出沒於五口間關吏不敢詰此白
門議撫通商之大略也

方英人之要撫於粵也粵之紳民獨忌之適賂款事定英兵登岸出北門過蕭關三元里鄉民聚衆創之

義律幾不免

詳後卷

踰年白門議款時粵民方興團練之局與英人爲不共之仇聞其條約內有領事官相

商事件得於地方衙署相見以爲將破昔年入城之禁益洶洶不可止踰年夏機鼎查至粵先期通刺制
府期以入城相見粵人聯名阻之機遂去其後屢請入城不許二十九年己酉英舟闖入省河挾兵請入
城粵人集團練爲制府聲援英之公使文翰知衆怒不可犯乃請罷入城之約復開輪通市如初咸豐大

年英人以白門前約所定稅則一款原議百中取五近年貨值漸減稅額不符擬請重定並欲援白門前約得與制府相商署中時葉相國名琛任兩廣總督旋奉 旨授爲欽差大臣粵人乃持其二十九年之約而爭之維時英人在粵方以中國執其舟子起釁於是公使水師提督及領事已夏禮等挾兵以要我

是年九月英師攻城不克遂襲沿河礮臺粵民憤甚乃悉毀城外十三洋行英人不勝乃歸告國主請調

派兵船別遣重使至粵並約法蘭西爲助七年英公使額羅金來粵

西人月報作埃爾譯蓋譯音之轉也

首請更定貿易條

款兩致書制相不省是時各洋皆以夏秋閒至粵於是英人以所請不行轉相號召遂起合從之師十二

月英法進兵攻粵城陷之執制相繫舟中歸之於國八年四國遣兵由上海徑赴天津遂有是年四月大

沽之役

以上俱詳後卷

既罷兵俄彌二國復以撫事請奉 旨飭大學士桂良吏部尙書花沙納馳赴天津查辦

久之不決而英人挾兵要盟擅擬天津新議凡五十六款趣請換約奏聞 上謂稅則之款必須親歷海

口相度地宜爰降旨飭四國使臣前詣上海仍命桂良等馳驛同往是年八月欽使及四使臣先後到滬

於是英人持其所定天津新議中凡交涉通商事務者定爲稅則善後條約將近出口入口之貨仍照

百中取五按時值估計載明納稅定數議十年一修改時直洋藥上稅定每百觔納海口稅三十兩欽使

等復與三國議專條載入滬約第五款與天津新議之第九款二十八款無涉

見後議中

定桂相奏請令該

三國赴都約換遂有九年不遵原議闖入大沽之役英師既敗惟彌人以恭順准其換約而歸然並天津新議亦中寢矣時西人以天津新議業已奏准遂刊入西人通書中此天津再議通商之略也

十年英人以換約不果又懲大沽水師之創歸募潮勇將由天津登岸內犯京師夏六月英法連兵入寇天津僧王格林沁帥兵禦於大沽口七月初五日西兵自北塘後路襲我大沽北岸之礮臺初七日遂陷天津僧王退守通州西兵由河西務張家灣一帶進襲通州王執英曾巴夏禮繫之京師八月初七日西兵自通州入寇都統勝保率禁兵禦於齊化門外我師敗績越日 上啟蹕狩於瀋陽恭親王奕訢奉

旨留守京師二十二日西兵襲海淀恭王退駐彰義門外四十里西兵直薄安定門聲言攻城駐京王大臣等請釋巴夏禮議撫西人許諾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館西曾於國子監天主堂等處尋奉 行在硃諭飭恭王入城速定和議遂於九月十一十二十七等日與英法俄三國先後交換和約英則巴夏禮主之於天津新議五十大款外增八九條法俄亦有續增之款又於前索通商各海口增入天津淡水等處其稅則事欸定自滬中者曰通商善後條約凡十款內載各國進口出口之貨皆有一定稅則議以十年一修改以上各議均奉 上諭頒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英法乃罷兵退駐天津此續議通商及天津前議得曾允行之張本也